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下

山陽瞿佑宗吉著

滄洲

訂正

垂胡子

集釋

永州野廟記

永州

今隸湖廣布政司

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

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

參及也杜詩黛色參天二千尺

而蔽日

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

必以牲牢

牛羊豕繫養曰牲將用曰牲

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

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隨

皆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



衡州

今隸湖廣布政司

道由廟下囊橐貧匱

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匱乏也

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

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顧見甲兵甚衆追者可千乘

萬騎自分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

道家有玉樞經雷師皓翁傳受於普

化天尊實錄也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收

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

衡州過祝融峯

在衡山西北

謁南岳祠

祀典以衡山為南岳祠在祝融峯下

蓋祀衡山之神也

思憶前事具狀焚訴是夜夢駛

音決疾也卒來

追與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曹局分布駛卒引

立大庭下望殿上掛玉柵簾

編玉為簾也

簾內設黃羅帳

燈燭煒煌晃若白晝嚴邃

深遠也

整肅寂而不譁應祥



屏息俟命俄一吏朱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  
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  
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守分而已  
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荅威問吏曰日間投狀  
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而白曰實以貧故出境投  
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罄竭不能以牲醴祭享  
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顛踣幾為所及  
驚怖急迫無處伸訴以致唐突聖靈誠非獲已吏入  
必頃復出曰得旨追對追捕罪人而對問也即見吏士數人騰  
空而去俄頃押一白鬚老人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  
宣言詰之曰汝為一方神祇在天曰神在地曰祇音岐衆所敬



奉奈何輒以威禍恐人求其祀饗迫此儒士幾陷死

地貪婪殺人取其財曰婪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某

實永州野廟之神也然而廟為妖鱗所據已有年矣

力不能制曠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奠醑以酒

祀神也皆此物所為非某之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

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與妖作孽無與為比

社鬼祠靈承其約束神蛟毒虺虺一名鱧江淮

也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拒截終莫能達今者

神使來追亦焉得到此即聞殿上宣言令吏士追勸

勸考也追罪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眾吏士

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音肖捕勦捕猶言力不



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  
見數十鬼卒以大木舁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  
置於庭下若五石缸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伸而覺汗  
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偶像蕩然無遺  
問於村氓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  
伐之聲驚駭叵測旦往視之則神廟已為灰燼一巨  
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而喪其元元首也孟  
子曰志士  
不忘喪其餘蚺虺音蟻之屬無數蛇蚺大蛇也騰飛  
其元腥穢之氣至今未息考其日王感夢時也應祥還家  
白晝閑坐忽見二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對事即挽  
其臂以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音朝取  
魚器今



人以自謂之單上籠一白衣絳幘丈夫形狀甚偉自陳在世

無罪為書生畢應祥枉告于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

族殲夷而無餘也謂死巢穴傾蕩冤苦實甚應祥聞言

知為蛇妖乃具陳其害人禍物與妖作恠之事對辨

於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南

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祠徵驗其事已而衡山府

及城隍祠回文與應祥所言略同方始詞塞王者大

怒叱之曰生既為妖死猶妄訴押赴山名在北鄧都陰之極山

有六帝主管世間地獄李白永不出世即有鬼卒數

人驅之去王謂應祥曰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

畢姓簿籍來於應祥姓名下批八字云除妖去害延



壽一紀應祥拜謝而返及門而悟乃曲肱几上爾

申陽洞記

隴西

縣名今隸陝西鞏昌府

李生

隴西之李泰將李信之後

名德逢年二十

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為鄉

黨賤棄天曆

元文宗年号

間父友有任桂州

即今桂林府隸廣西布政

司監郡者回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

多名山日以獵射為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為

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貲雄於郡止有一女年及

十七翁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如親隣里亦罕見之

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牆戶闔扃如故莫知

所從往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



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  
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在將及半載竟  
絕音響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遇一獐逐之不捨遂  
越岡巒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來路彷徨  
徨於壠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烟昏雲暝虎嘯猿啼  
遠近黯然若一更之候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  
之至則塵埃堆積牆壁傾頽歟蹄鳥跡交雜于中生  
雖甚怖懼也然無可奈何少憩廡下將以待旦未及暝  
目忽聞傳道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  
此疑其為鬼神又恐為盜劫乃攀緣欄楯伏於梁間  
以窺其所為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導為首者頂三



山冠絳帕首被淡黃袍束玉帶徑據神案而坐從者

十餘輩各執器仗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

則皆玃獍之類也

玃獍郭漢云似獠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

生知為邪

魅取腰間箭持滿一簇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走羣

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久則寂然乃假寐待旦則見

神座邊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出而南

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蹤由此而入生往來穴口顧

眄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仞仰不

見天自分必死旁邊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邃

咫尺不辨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榜曰申陽

之洞守門者數人裝束如昨夕廟中所覩見生驚曰



子為何人而遽至此生磬折

莊子夫子曲腰磬折註曲躬如磬之折言甚恭

也作禮而答曰下界凡氓久居城府以醫為業回之

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不覺失足誤墜

於斯觸冒尊靈乞垂寬宥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

之曰汝既業醫能為人治療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

門者大喜以手加額

宋司馬光赴闕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言喜而敬禮

之意曰天也生請其故曰吾君申陽侯昨日出遊為

流矢

如流星之過天也漢高帝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

所中卧病在床而汝

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見貺也

貺賜也乃邀生坐於門

下踉蹌

行不趨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其主之命

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

戚憂也禍及股肱毒流骨髓



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良劑是受

病者有再生之樂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

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衾褥極

其華麗見一老獼猴獼猴類一名馬留但獼猴性靜而猴性躁偃卧石榻之

上呻吟之聲不絕美人侍側者三皆絕色也生診其

脉撫其瘡詭曰無傷也予有仙藥非徒治病兼可度

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漢武內傳天上之藥服之後天

不老而凋三光矣今之相遇蓋亦有緣爾遂傾囊出藥令其

服之羣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

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既獲仙丹永命吾等獨

不得需沾刀圭東坡詩促膝問道之賜乎生遂罄其所



賞徧賜之皆踊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毒之尤者

用以淬

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  
王褒頌清水淬其鋒

箭鏃而射勢數無不

應弦而倒有頃羣妖一時仆地昏眩無知矣生顧寶

劍懸於石壁取而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三十六頭疑

三女為妖欲併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非魅也

不幸為妖猴所攝沈陷坑穽求死不得今君能為妾

除害即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

址其一即錢翁之女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生雖能

除去羣妖然無計以出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

知自何來皆身被褐裘長鬚烏喙推一白衣者居前

向生列拜曰吾等虛星之精

老父蓋老鼠也方書云  
老鼠老槐皆虛星精故



鼠能夜視人久有此土近為妖猴所據力不能

敵屏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為我掃除讎

怨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放袖中出金珠之屬置于

生前生曰若等若即汝也既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

辱劣耶白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

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

諸天出入自在爾非若彼之貪婬肆暴害人禍物今

其稔稔穀熟也柳子厚集紂惡未稔惡不已舉族夷

滅蓋亦獲咎於天假手於君爾左隱十一年鄭伯曰天禍許國鬼神假手

不然彼之凶邪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申陽其

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之以美名非吾土之舊號



也生曰此地既為若等故居予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謝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餉即得遂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在前羣鼠如豕者數輩從之旁穿一穴達於路口生挈三女以出逕叩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即納為婿其二女之家亦願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復至其處求訪路口則豐草喬林遠近如一無復舊蹤焉

###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

今隸浙江布政司

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江南之語才子者必曰元白以子之故使我不能獨步於吳越之間東坡曰放教



退之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

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

求狎惜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

會于鴛湖凌虛閣湖在嘉興城南湖中多有鴛央故

宴於此以避暑云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望間皆閣

筆閣廢也詩曰

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

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

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佛塔曰浮圖

嶼絕玉浮圖此稱玉浮圖掀簾欲共姮娥語掀以

舉肯教霓裳一曲無羅公遠開元中秋夜侍玄

也



中否乃以校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帝

同登行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關公

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素紳寬衣

舞於廣庭帝問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

手弄雙頭茉莉枝越五穀無味胡人不香獨此花

不隨水土而變婦女取而為簪東坡曲終不覺髻

見黎女戲作句云暗麝著人簪茉莉曲終不覺髻

雲歌環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

曲曲欄干井井屏六銖衣薄懶來凭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和云

我上清童子見其衣極細問之曰夜深風露涼如

天上皆著六銖衣此五銖衣也

許身在瑤臺第一層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第六姓兄弟之行也唐德宗

呼之曰亦簪纓族簪大夫冠上加簪也纓冠索也父

亡母存家貲巨萬猶萬也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



門婦道甚修家法甚飾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

而重之未久趙子有父黨也父族為吏部尚書以書自

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大江之南江水出岷山至一

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生則又失功名之

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

以射四方禮記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楊

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

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

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報

親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唐狄仁

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望見白雲撫西山之頽



日身下

六

日蜀李密父亡母河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劉氏晉

微為太子洗馬上表云祖母劉氏日迫西山氣息

奄奄臣盡節於陛下之日張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

卜日為京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

趙子捧觴為大夫人壽自製齊天樂曲名一闋歌以侑

之其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

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

雨雨鳳析鸞分鳳凰釵也鸞鸞鏡也陳鴻作楊戲

白樂天詩叙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

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官誥封爵命蟠花金

羅絳春明退朝錄官誥院勅柳宮袍製錦宮中以

夫人使金花羅絳上張錦縹袋錦製



袍唐武后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又李白至金陵著御賜宮錦袍坐船中勿若無人而相記鶯

鶯詩錦花耀日到庭要待封妻封母君須聽取怕除可拜夫人問起居

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綠衣相對舞老萊子行

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斕衣取水上堂故為什圖為小兒啼

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維舟之而行至都

則尚書以病免無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大夫

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

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追音貫也其灾

庶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日遂不起臨終呼愛

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

吾又不幸罹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也無以相



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知新婦之

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毀如禮

親造棺槨葬於白苧村在嘉興縣既葬旦夕哭臨靈几前

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

南直隸蘇州府宋置平十七年達丞相檄苗軍帥楊

完者為江浙叅政達丞相即達識帖睦爾楊完者入

苗所居地元史至正十七年元江浙兵歸苗軍蓋三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拒之於嘉興不

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為劉萬戶者楊完者所

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以甘言紿之沐浴

入閤小閤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及矣



乃以綉褥裹屍瘞也埋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

款浙省通款通狀款附也至正十七年張士誠請降

至平江撫諭之詔楊叅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

始間闕猶艱難也海道由太倉在蕪州府崑山縣東城內有太倉鎮海二衛即元時

市舶提舉司登荒逕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

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鴟惡聲鳥也賈誼

名鴟鵂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

知去向惟中堂巋然獨存乃洒掃而息焉明日行出

東門外東門即春波門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蒼頭

泰傳註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又蕭頭呼而問之備述

其詳則老母辭堂生妻去室矣李陵與蕪武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遂



引趙子至白苧村其母葬處指松柏而告之曰此皆

六娘子之所種植也六娘子稱姊妹之行也或云趙子於兄弟行在第六故其妻亦謂

之六指瑩壠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六

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

死卜葬於此娘子身被哀麻哀縗同母喪齊縗婦人從夫服故也手扶

棺親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舊軍入城宅

舍被占占據也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

即遂縊死就於後園瘞之矣趙子大傷感即至銀杏

樹下設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撫屍大慟絕

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葬於母墳之

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惠流輩莫及今雖死矣



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

晉大夫葬處也趙文子曰九原可作吾誰

與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

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于墓下歸則哭於園中將

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不能寐忽聞暗

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祝之曰倘是六娘

子之靈何恡

古吝字也

一見而叙舊也即聞言曰妾即

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

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行冉冉

行貌

而至五六步許即

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

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

詞名後漢寶憲奪沁

水公主園後

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

詩一曰不見如三秋猶三

也月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

夫人稱夫姑之

父高陸埋

葬親曳麻衣夜卜燈火晨占喜鵲

古卜用龜筮視

卦漢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

天必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目

微財亦宜然黃山谷詩慈母每占烏鵲喜佳入應

賦廢兩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

全稀○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

金帳底

宋學士陶穀得堯太尉婢取雪水煎茶曰

飲羊羔兒

猿驚鶴怨

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帳空芳

酒陶慙之

香羅巾下玉碎花飛

魏宗室景皓曰大丈夫寧為

達曰丈夫寧為玉碎

安可沒沒求活杜月渚

要學

綠珠詩樓前甲上紛如雪

正是花飛玉碎時



三貞

義婦節婦烈婦或曰孝子忠臣烈女

須拼一死

拼本作拌方言棄物謂之拼

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念美除非盡裏得見崔徽

河中娼也表敬中以與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白知退歸徽寫真

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且不及卷中人為即死矣元微之為之作歌

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惶怨咽殆不成腔腔詞之

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墓之勞殺身之節

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

雞野鶩山雞小雉也一名錦雞有美毛其色鮮明五彩炫耀自愛其毛野鶩毛氏云野生高飛曰

驚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

史記刺繡文不如倚市豈鮮舉案以齊眉漢梁鴻妻

門莊子獻笑不及排耀家貧債備為事每進食令色巧言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



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

齊有一女東西兩家求之東富而醜西貧而美其家

語女曰

欲東左袒欲西右袒其父習遺風張郎婦而

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

李郎妻

凡娼妓之類今日事張郎而明日嫁李郎蓋言莫適夫也古人云張公飲酒李公醉是亦

此言非真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為室家即便棄其

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并曰採掇蘋蘩也蘋拾

水上浮萍蘩白蒿也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

藻于沼于池序以為南國諸侯夫人大夫妻能奉祭

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左隱三年君子嚴祀

曰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著於王公

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

斯哭於斯禮記柩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曰美哉

未嘗窺戶豈料是天不吊

仁覆閔下謂之是天大患來

臨毒手老拳交爭於四境

晉書石勒與李陽爭漚麻池日相擊及貴引陽臂笑



曰孤厭卿老拳長槍大劍耀武於三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卿亦飽孤毒手天子六軍既處李崧之居五代史李崧第賜劉知遠以

諸侯三軍弟嶼嶼與逢吉子同舍酒酣怨言逢吉奪我第崧又

以宅券與逢吉翰林學士陶穀諧于逢吉諷史弘肇誣作亂誅崧

兄弟家屬又奪韓翃之婦唐逸史韓翃少負才名有娼柳氏名色也窺韓

雖貧往來皆時賢遂就之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三歲不果

從事三歲不果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荅曰

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長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後為蕃將沙叱利所劫寵之專房翃隨希逸入覲柳氏在輜輶中殆不利

勝情震候許後曰當為足下力致之乃騎造沙叱利排闥大呼曰利

軍中急召夫人後升堂挾柳氏馳馬而至時沙叱利思寵殊優細恨禍訴

氏歸翃希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奈久而乃甘心

玉碎決意珠沉晉書陸機傳一辭連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之入井

孟子赤子之罪也

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

容蓋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背主棄家受人爵祿而

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慰良久曰問大夫人安在曰

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

何以猶墮鬼趣

佛氏有六道之說鬼趣猶鬼道也

對曰妾之死也冥

司以妾貞烈即令往無錫

常州府屬縣

宋家托為男子妾

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叙懷抱故遲之

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降生也君如不棄舊

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驗遂與趙子入室歡

會款若平生雞鳴而起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

即珍重從此永別矣曰哽咽佇立

哽咽悲塞也天色



漸明歔然而逝不復有覩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赴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叩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願請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為親屬自此往來餽遺音問不絕云

###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

今南

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

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

學在本府城南門內

同學有金氏

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



十二欄干七寶臺李白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

賜食餘見春風到處艷陽開楊繪詩傾城東園桃

樹西園柳何不移教一處栽

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臺舊志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

為女子後山伯為鄭令卒祝氏道過墓下泣拜墓

裂而殯遂同葬焉晉丞相謝安奏封為義婦塚塚

在靈波懷抱何為不肯開我願東君勤用意禮記

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楚詞早移花樹向陽栽

東皇太一以配東帝即東君

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為其議親

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



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

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

戶甚不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

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

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因緣也今當語之曰

寒家有子粗知詩禮實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自蓬

華

禮記儒行蓬門蓬戶註華以荆竹織門蓬編蓬為戶也

安於貧賤久矣若責

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

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

論財夷虜之道司馬溫公家訓也吾知擇婿而已不計其他

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贅之



入門

芳記見聯

可矣媒氏得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消日

結親

凡幣帛之類羔雁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

禮納

采有雁無羔蓋羔者卿之贊雁者大夫之贊後

人以

卿大夫之贊并用於婚禮者其失奠雁之義矣

程子

曰奠雁者取其不冉偶也二人相見喜可知矣

左傳

晉文公聞子是夕翠翠於枕上作臨江仙詞曲

王死

喜可知也

一閱

贈生曰

曾向

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

春汗

沾蝴蝶粉蝶翅有粉以此鉉華唐人咏蝶詩

香身

惹麝香塵○帶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著

顰

顰淹也尤甚也蓋取朝雲暮雨之意西廂輕憐

痛情

莫嫌頻願即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

春

武陵郡今湖廣道常德府陶靖節集晉太元東

武陵人沿溪行忽逢桃樹挾荒屋舍儼然男

女耕種見漁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今是

何世漁人具言史漢魏晉聞之皆歎息數日送出

漁人誌之太守遣人隨所誌訪之遂迷不復得路

今桃源縣南有桃源山即此也詞曲中有武陵春

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東華帝君所居稱紫府

天上過○誓海盟山心已許東海經炎帝之女溺

紫府  
鳥舍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列子比山愚公年九十

欲平太行王屋二山之險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

公曰我死有子子有孫子孫無窮也而山不加增

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告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唐王建精衛

詩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子還生

笑輕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



親

二人相得之樂雖孔翠之在赤霄

孔翠孔雀翡翠也赤霄絳霄也杜詩

孔雀行赤霄玄圃須來往翠尾金花不辭辱

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也未

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為

其部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末士誠闢土益廣跨江

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願奉正朔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

周正建子古者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自漢以來始建年號通行天下以為正朔

道途始通行

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誓不見則

不復還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於紹興守禦及至

紹興

今浙江布政司

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

今中都鳳陽府

元置安豐路

則回湖州

今南京

駐札矣

札亦止也

生來往江淮備



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此心終不少懈草行

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

事威焰赫奕

明盛也

生佇立門牆躊躇窺俟將進而未

能欲言而不敢闖者

守門者

恠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

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是以不遠千里至

此欲求一見爾闔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

干

猶幾何也

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金之妹

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

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闔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

淮安人其齒

也年

如汝所言識字善為詩性又通慧本

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于內汝且止此以待



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  
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內  
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  
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  
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  
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  
新衣一襲衣上下皆具曰襲  
今人亦曰一副令服之并以帷帳衾席  
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  
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  
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水行曰涉  
謂討閱也蓋素所習  
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崛起倔強  
也猶



暴起也

方嚮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

啓堆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

魏晉

間鎮關外者辟舉能文之士為記室參軍唐之掌書記亦本於此

生聰敏者也性既

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

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為得人待之甚

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

聞閤深邃內外隔絕欲達其意而終無便可棄在無

數月時及授衣

詩九月授衣註九月霜降始寒而蚕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

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



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

淮南子塞上翁

夫馬人吊之翁曰詎知不為福數月馬將胡駿馬

而至人賀之翁曰詎知不為禍後胡兵大入丁壯

者戰死十之九此此夜庭中獨舞鸞鸞別賓王有一

子獨以破故得保此夜庭中獨舞鸞鸞別賓王有一

夫入曰妾聞鸞見類則鳴懸鏡照之鸞觀影悲鳴

中宵一奮而絕又王章為重泉令鸞至學館章使

楊公沙壘為張雅樂鸞霧閣雲牕深幾許可憐辜

舉足張翅應樂飛舞

負月團團

詩成書於片紙拆布裘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

豎而告曰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

本作澣濯而縫縫之將以禦寒爾小豎如言持入翠

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為一

詩亦縫於內以付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

難斷桓溫入蜀至三炭中有係猿子者其母哀號

之腸皆一寸寸斷又唐武宗疾篤孟才人者以歌獲

寵請歌一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

尚溫而生不相從死亦從詩王風穀則異室死則

也長使德言歲破鏡見聯芳終教子建賦遊龍

植字子建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植綠珠碧

玉心中事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珠二斛買梁

之崇不與倫怒遣人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死唐

喬知之妾曰碧玉美而善歌舞武承嗣借教歌舞

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云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

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

碧玉得詩繫於裙帶投井而死今日誰知也到儂

承嗣知之憤恨遂殺喬知之

儂吾也吳會之人自稱曰儂

儂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

痼

久病也

翠翠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

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疑淚滿眶

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

湖州府城南麓山是也

翠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

轉

臥不妄之意

衾席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

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

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

免於他鄉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

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既滅

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

商行賈也販賣賤買貴也

路經湖



州過道場山下見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翠與金生  
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及鄉井舊事  
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亂我為李  
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目遂  
僑居於此爾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  
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音懶粘羹茗溪  
之鮮鯽以烏程酒出飲之茗溪源出於天目山經枕  
湖二府夾岸多茗花每秋  
飄設水上如飛雪故曰名焉程湖州屬縣秦時  
烏氏程氏善釀酒故曰名至今縣人能善釀  
遂修啓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

詩小雅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

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

禮孔子曰婦人  
伏於人也是故



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

適人從夫夫死從子

多艱曩者漢日將頽後漢靈帝時日數無光占曰

久無光亡楚氛甚惡楚氛甚惡甚惡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漢梅福傳倒持太阿授楚

擅弄潢池之兵漢龔遂傳渤海盜起丞相舉遂為

困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封豕長蛇左定四年申包

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

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

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晉陶侃夢生八翼飛而

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閭者以校擊思故國而三魂

屢散胎光幽精也良辰易邁也傷青鸞之伴木



鷄

張復年老妻孫氏妙年曰病請主簿周默診視

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帷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

伴木雞孫氏荅云雨集枯池時暫綠藤籠古木一

番新

如今且說眼前景粧點亭台隨分春後張苑

默遣媒通之莊子連生篇紀消子為王養聞雞問

曰可聞乎曰幾矣怨耦為仇左桓二年晉師服曰

望之似木雞矣

杜大中武人詞有愛妾能詞一

懼烏鴉之打丹鳳

題臨江仙一詞於聯枕几上有

彩鳳隨鴉之句大中見之怒云

雖應酬而為樂終

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蝴蝶之夢

夢為

胡蝶月蝶

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

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

晉王敦荒淫於色身為之

蓬島踐當時之約

楊通幽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官

聖上大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頗重聖上降理於

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



剪燈下

踐猶蕭湘有故人之逢蕭湘二水名唐柳惲詩洞庭有歸客蕭湘逢故人後

人曰以蒲湘逢故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人一句為詞曲名

杜牧之遊湖州見里娃引一女子年十餘歲真絕色也牧之曰吾十年後為刺史若來即從他適

後十四年至郡其女已徙人史若子牧之作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怕恨怨芳時狂風落盡深

紅綠葉成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陰子湍枝

尚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白樂天作井底

女詩曰井底引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

豈期壁返而珠還趙璧事見金鳳釵記史記晉以

取震潘岳賦垂棘返于舊府後漢孟祥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寶商販先時守宰貪穢珠

徙交趾郡嘗到官革前弊殆同玉簫女兩世回緣

未踰年而去珠皆復還唐韋皋遊江夏見一青衣名玉簫未及破瓜之年

約曰待我五年而嫁回留玉指環一枝經五年不

約曰待我五年而嫁回留玉指環一枝經五年不



正玉簫乃絕食而殞後鼻得一歌婦以玉難比紅

拂妓一時配合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述旅夜有紫衣戴帽

人扣門延入脫衣去帽乃一美人靖驚問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乃與靖適太原

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繾綣

十洲記鳳洲麟洲之上多鳳麟羣仙煮鳳喙麟角煎作膠名為集絃膠一名連金泥能連斷絃及斷

折之金漢武時西海獻之帝續斷絃終日射不斷帝悅更名曰續絃膠托魚腹而傳

尺素謹致丁寧未奉旨甘先此申覆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賃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

興至道場山下疇昔留宿之處則荒烟野草狐兔之

跡交道前所見屋宇乃東西兩墳爾方疑訝間適有

野僧扶錫錫杖也而過扣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



蔡金生與翠娘之墳爾豈有人居乎大驚取其書而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為

國朝所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賤

音暫賣也猶欺也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

至此而汝藏蹤秘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為父子死

何間焉汝如有靈母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

於墳以三更後翠翠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宛轉父

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論語子曰

李氏之憂在於蕭牆之內註門屏也兵興屬郡不能

效賈氏女之烈奉天賈氏二女唐永泰中為羣盜所虜其姊投崖而死其妹繼之破面流

血盜乃捨去乃致為沙吒利之驅忍耻偷生離鄉去

事聞旋問



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駟僮之下材史記貨殖傳

合二家交易者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也駟音壯也

不言之婦左莊十二年蔡哀侯緇息媯以語楚子楚

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夫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

又矣言息國古基今在汝寧府息縣北唐詩不共楚

王叫九閹而無路天門九重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

棄舊恩特勤遠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杭儂

猶言配之情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

繼殞欲求附葬合葬幸得同歸大略如斯微言莫盡

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爾今汝已矣

將取汝骨遷於先壠亦不虛行一遭也一遭猶復泣

而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視膳庭闈左閨二年里克



君膳者也註  
膳厨饌也  
歿且無緣不得首丘塋壠禮記太公返葬於周君子

曰狐死首丘註狐雖微獸立其所掘藏之地是生而繫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

然而地道尚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溪

山秀麗卉木卉草之總名也榮華既已安焉非所願也曰抱

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

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過者指為金翠墓云

龍堂靈會錄

吳江南直隸蘇州府屬縣有龍王堂龍王祠在滬濱江上相傳自錢氏有國神已廟食茲

土宋景祐間葉清臣曰後盤龍滙壽神有應堂蓋廟也所以奉事香火故

謂之堂或以為石崖陡音斗崖壁峭絕也出若塘荒焉故又

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松而右太湖風濤險惡眾水



所匯禹貢東匯澤註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風

著靈異具載于范石湖吳人范成大仕宋為資政殿大學士居於吳縣石湖孝宗

書石湖二字賜之所編吳郡志元統元順帝間聞人

湖在蕪州西南復姓少王子述者以歌詩鳴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

龍掛乃白龍也鬚髯下垂如一玉柱鱗甲照耀如明

鏡數百斤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以為

平生奇觀莫之能及兩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

一章於廡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孰

敢違求晴得晴雨得雨平生好奇無與伍偶訪水

尋山適吳楚扁舟一葉過垂虹垂虹橋一名長橋在吳江縣東門外



橋東西千餘尺橋濯足滄浪浣塵土漢水一名滄浪水孟子

上有亭名垂虹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蘇州府西南有滄浪亭又古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神龍有心慰勞苦變化風雲快觀觀

鬚尾蜿蜒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鏡舞村中稽首朝

翁姥船上燃香拜商賈共說神龍素有靈降福除

灾敢輕侮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應許汲

挽湖波作酒漿採掇江花當殽脯大字淋漓寫庭

戶過者驚疑居者怒世人不識謫仙人賀知章見李白此天

上謫仙人笑別神龍指歸路

題畢回舟卧于蓬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

禮于前曰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木玄虛海賦水



府之內極深之庭註劉劭趙都賦天洩水府百川是

府又五代史楊行密封馬當為上水府象石為中水

府金山為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左僖四年

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註北地相誘曰風言雖馬

牛風逸亦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母苦但

請瞑目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水聲久之

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崢嶸儀衛森列寒光逼人不可

睇視楚人謂真所謂水晶宮也王聞其至冠服劍佩

而出延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

勢又妙廟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

酬坐未定閤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

同入其一高冠巨履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



蕭酒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謂子述曰

君不識三客乎乃越范相國晉張使君唐陸處士爾

范相國蠡字以伯楚宛三戶人佐勾踐平吳伯越以

子父子致產盡散其財至隆號陶朱公致賞巨萬王

命工以良金鑄其狀而朝禮之張使君翰字季鷹吳

縣人有清才縱任不拘仕為齊王問東曹掾因秋風

起思吳中蓴鱸命駕而歸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

為身後名乎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時高其志陸處士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自號江

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嘗乘舟茶

竈筆床釣具往來江湖與皮日休羅隱為益友著吳

世所謂吳地三高是也三高

詞在

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贊不已王曰

詩人遠臨貴客偕至賞心樂事謝靈運詩序良辰佳

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

上卷笠澤叢書三卷

吳江縣東門外范成大記云三君生不并世而清王

風俊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



并不期而同即令左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  
饌之味皆非人世所有酒至方欲飲閭者奔入曰吳  
大夫伍君在門伍君伍員也字子胥本楚人父奢兄  
尚俱為楚平王所殺員志復讎奔吳  
佐吳王闔廬以吳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其屍以報  
父讐後吳伐越戰于攜李吳師敗績又戰于姑蘇大  
敗吳王死夫差立敗越於夫椒以報姑蘇之耻勾踐  
乃以甲兵五千入棲于會稽山使大夫種以美女寶  
器曰吳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子胥諫不聽退而  
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子胥諫不聽退而  
泊乎後吳將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不  
如早從事焉王不聽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伯  
嚭諸之王賜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  
吳其亡乎扶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自到王  
乃取其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王急起迎之  
隣之立廟名曰胥山吳江有白馬潮  
既入范相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然變色變  
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



吳國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

高為目立亭館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座曩

日吞吳之恨寧忍忘之耶即數數其罪而范相國曰

汝有三大罪而人同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而盜

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不得隱矣

相國默然請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讎卧薪嘗

膽史越王勾踐置膽於坐卧仰膳嘗之曰汝忘會稽之耻耶又越絕書曰勾踐卧於薪上嘗膽欲雪

夫椒十年生聚生民而聚財也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

之何至假負薪之女為誨淫之事易系曰治出此鄙

計不以為慙吳既已亡又不能除去尤物左昭二十

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巫臣之妻殺三夫可無憾乎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註尤



之物尤異反與共載而去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妲己有燕

氏女列女傳有燕氏得罪於紂以妲己蒙其面而斬之

懸小白高頰違令而戮麗華高頰仕隋晉王廣伐陳

稟放頰麗華陳後主貴妃姓張陳亡晉王欲納之高

之以此方之孰得孰失是謀國之不臧也臧善既已

滅兵以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

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種本楚人姓黃鳥

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

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

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鮑叔名牙管仲名夷吾

伯非夷吾不可小白從之管仲相齊蕭何之追韓信

桓公伯諸侯九合一匡小白桓公名蕭何之追韓信



蕭何沛人也韓信淮陰人也干項羽羽不用亡歸漢

漢王赤之奇度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自歸之人

言於上曰何亡上如失左右手何來謁上曰若亡何

也曰建韓信也諸將易得耳至如何信國士無敵乃拜

大將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

位本求高蹈何乃聚歛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

營千金屢殺而復積此欲何為哉昔魯仲連辭金而

不受魯仲連齊人秦之圍邯鄲也梁使新垣衍言於

乎欲蹈東海而苑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

仲連不受乃置酒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天下士

者為人以排難解紛而張子房辟穀而道寸引張子房名

無取也乃辭而去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即導引不食穀曰掉三寸舌為

帝子師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

安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



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  
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兵以復父兄  
之讎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讎則孝為有餘矣事吳至  
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屬鏤劍之慘終無怨辭  
則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治吳  
之禍而為身後之憂則智為有餘矣使吾尚在則會  
稽之栖不可以復振槁李之戰不可以詭勝而越之  
君臣將不暇於朝食檣李城名越之戰于檣李在又  
子胥未死之前蓋誤引也  
焉能得志於吾國乎蓋嘗論之吳之亡不在於西子  
之進即子西而在於吾之被讒越之霸不在於種蠡  
之用而在於吾之受戮吾若不死則苧羅之妹苧羅



山下有方石即適足為後宮之娛榮楯之華吳越春秋

使木工三千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

思作木客各於一夜天生神木一奴大二十圖長五十

狀尋陽有文梓陰為梗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適足為

前殿之誇姑蘓之臺麋鹿豈可得遊至德之廟廟在

間闔門內吳木忝豈至於遽生哉唯自戕其骨鯁陳

傳項羽骨鯁之臣有亞父自害其股肱書曰股肱手是

也故讎人得以乘其機敵國得以投其隙盖有幸而

然爾豈汝伐國之切謀國之策乎相國辭塞乃虛位

以讓之伍君遂處其上相國居第二位第三第四位

則張使君陸處士子述居第五王坐於末席而已酒  
行樂作王請坐客各賦歌詩以為樂伍君乃左撫劍



右擊盤朗而作歌曰

駕餘艗之長舟兮

餘艗吳大舟名也

覽吳會之故都

吳地本吳

會稽郡故曰吳會

帳館娃之無人兮麋鹿游於姑蘓憶吳

子之驟強兮蓋得人以為任

吳太伯後本壽夢偕稱王此云吳

子者指闔廬也戰栢舉而入楚兮

栢舉本楚地左定四年楚吳陣栢舉吳大破之

五戰入郢王奔鄭盟黃池而服晉

左哀十年秋七月晉侯及吳子盟于黃池吳晉

爭先晉司馬寅曰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今云服晉者意侯服也

何用賢之

不終兮乃自壞其長城

齊柘道濟臨城曰

迫甬東

而乞死兮

甬東今浙江寧波府句踐敗吳欲遷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夫差曰吾老矣不能

事君遂自絕以三寸帛瞑吾兩目

始躑躅而哀鳴

泛鷁夷於江中兮

鷁夷韋

驅白馬於潮頭

臨安志子胥死



而為神依潮往來曰流揚波或見其乘白馬素車

在潮頭者每歲中秋既望湖水極大杭人以旗鼓

遊之其潮之馬胥山之舊廟焉胥山今杭州府吳山吳人於北江兜

戲蓋始於此上立壇殺白馬祭挾天風而遠遊龍宮爵其嵯峨

兮水殿開而宴會日既吉而辰良兮接賓朋之冠

珮莫淑漿而酌桂醕兮醕酒也楚辭莫桂酒兮椒漿註切桂入酒中將棗四飲

之一以淑擊金鍾而憂鳴球鳴球玉磬也夏韓考

球鳴湘妃漢女出而歌舞兮瑞霧霽而祥烟浮夜迢

迢而未央兮央中也言心搖搖而易醉撫長劒而

作歌兮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

歌竟范相國持盃而詠詩曰  
霸越平吳扁舟五湖昂昂之鶴昂昂超然之貌泛泛之鳬



功成身退辭榮避位良弓既藏黃金局鑄萬歲千秋  
魂魄來遊今夕何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  
樽俎妙女嬌娃載歌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  
對不樂日月幾何金樽翠爵為君斟酌後會未期  
且此歡謔

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

驅車適故國掛席來東吳西風旦夕起飛塵滿皇

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圖問渠華亭鶴

晉陸機事成都

王孟玖諧之叔機殺之臨刑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李白詩曰華亭鶴唳詎可聞指陸機事也

何似松江鱸

巨口細鱗出松江

豈意千年後高名猶不孤

鬱鬱神靈府濟濟英俊徒華筵列玳瑁美醞傾醴



胡醕醕醕醕之精者也牛羊乳謂之妙舞躡珠履

中君傳客一狂吟扣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

歌呼作詩記勝事流傳遍江湖

陸處士遂離席而陳詩曰

生計蕭條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甫里能

言鴨甫里所居也陸處士有闔鴨一闔有一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陸手一表云此鴨能作人語

侍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奈何使者恐斃以橐中

金問其語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上馬去陸

曰戲耳乃不釣襄江縮項鰻郭璞云江東以鰻為

細鱗縮項鼓瑟吹笙傳盛事倒冠落珮預華筵何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作

屋瓦白玉為門樞屏開玳瑁甲玳瑁龜屬生南海檻植珊

瑚株珊瑚如玉紅潤生海中祥雲瑞靄相扶與

佳氣上通三光下八區即八荒也自非馮夷與海若神

也孰得於此久躊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

冠冕聚忙呼玉女捧牙盤牙象也催喚神娥調翠釜

杜詩紫駝之峯出翠釜長鯨鳴巨蛟舞鼉吹笙鼉擊鼓驪頰

之珠照樽俎鰕鬚之簾掛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

八音金石絲竹官商響切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

瑟秦家公主來吹簫公主美玉也麻姑碎擘棋檮脯姑

仙女也手似鳥爪王方平洛妃斜拂鳳凰翹

過縈經家邊麻姑進美膳



天吳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深鍾

九醞酒名也

唾壺缺塵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

王敦詩

敦以玉麈柄叩唾壺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波

間摸明月

摸手捫也明月或云珠名也

但將詩句寫鮫綃留向

龍宮記奇絕

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村喔喔晨雞鳴山寺隆

隆曉鍾擊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珀盤捧照

棄之珠碧瑤箱盛開水之角

通天犀真者入水則餽水開三尺角犀角也

贈於子述命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乃

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



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至則凌慢

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

亦以膽氣許之至元

元順帝年号

丁丑僑居上蔡

河南道汝寧府

屬縣

之東門有故之近村時兵燹

音鮮野火逆燒也

之後蕩無

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

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栢林即投身而

入倚樹少憩鵲鳴其前

一名訓狐晝無所見夜則噪鵲之屬

豺狐

嗥其後頃之有羣鴉接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啼

或舉足也

或鼓雙翼而舞呌噪恠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

僵卧左右陰風颯颯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羣屍競起

見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急攀緣上樹以避之



羣屍環繞其下或嘯或詈或坐或立相與大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漏見一夜叉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體青色大呼濶步逕至林下以手撮手取物也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噉瓜之狀食訖飽卧鼾睡鼻息也之聲動地大異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迸屏同隱也逸行不百步則夜叉已在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急入投之東西廊皆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見佛背有一穴大異計窮竄身入穴潛於腹中自謂得所托可無虞矣虞慮也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頓食一次也點心蓋必食鎮心



也。不用食齋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為

門限所礙。蹶然仆地。土木狼藉。胎骨糜碎。笑大異得

出。猶大言曰。胡鬼弄汝公。胡鬼即佛也。汝公猶乃公之義。自稱也。反自

掇其禍。即出寺而行。遙望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揖讓

而坐。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者也。有頭者則

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

此酣暢。此人大膽。敢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為脯。戴爾

戴功也。即踉蹌哮吼。踉蹌走貌。哮吼數之怒号聲。或搏牛。盡而擲。或

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趨之前。阻一水。大異

亂流而渡。橫流而濟。日乱也。諸鬼至水。則不敢越。鵞及半里

大異回顧。猶聞喧嘩之聲。靡靡不已。須臾月墮。不辨



蹊逕失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

眯物入目中陰氣徹骨羣鬼萃焉有赤髮而雙角者綠毛

而兩翼者鳥喙而獠牙者南夷別種謂之山獠牛頭而獸面者

皆身如藍靛音殿藍染澤也口吐火焰見大異至相賀曰讎

人至矣即以鐵紐繫其頸紐系也皮縛拴其腰綳索也

驅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即在世不信鬼神凌辱吾

徒之狂士也鬼王怒責之曰汝具五體而有知識豈

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

之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易睽卦上九之文小雅所謂為鬼為

蜮小雅彼何人斯篇文蜮一名短狐一名射工一名

蜮一名石鏡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他如左傳所紀晉景之夢伯有之事伯

輒發惡瘡有



鄭大夫左襄七年鄭殺伯有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又懼子產立

其子以撫之皆是物也汝為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其後乃止

侮久矣今幸相遇吾烏得不甘心焉即命衆鬼卸其

冠裳加以捶楚流血淋漓求死不得鬼王乃謂之曰

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三丈乎大異念泥豈可

為醬曰願身長三丈羣鬼即摔之於石床之上如搗

粉之狀搗粉搗兩手相摩也衆手翻覆而按音遏按摩之不覺

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裋裋長貌如竹竿焉衆笑辱

之呼為長竿惟王又謂之曰汝欲煮石成汁乎汝欲

身矮短也一尺乎大異方苦其長不能自立即願身矮



一尺羣鬼又驅至石床上如按麪之狀極力一捺音茶

手按骨節礫礫音斥開裂聲也有聲乃擁之起果一尺矣團

藥也如巨蟹馬衆又笑辱之呼為彭蜺彭蜺似蟹而小晉蔡

謨初渡江見之曰蟹有八足加以三螯既食方知非蟹謝尚曰君讀尔雅熟幾為勤學誤死大異

蹣跚貌旁行於地不勝其苦苟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

足下平日不信鬼恠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

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許如許之許請宥同語辭也

之即以兩手提挈大異而抖擻之抖擻起也須臾復故

大異求還諸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

物相贈所貴人間知有我輩爾老鬼曰然則以何物

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之角即以兩角置於大異



之額岌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哨本作風之嘴即

一鐵嘴加於其唇尖銳如鳥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

華之髮即以赤手染其髮皆鬚鬢被髮而上指其色

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音坎

也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

珍重向者羣小溷瀆溷音混幸勿記憶也大異雖得

出然而頂撥雲之角戴哨風之嘴被朱華之髮含碧

光之睛儼然成一奇鬼到家妻孥不敢認出市衆共

聚觀以為怪物小兒則驚啼而逃避遂閉戶不食憤

懣也煩而死臨死謂其家曰我為諸鬼所困今其死矣

可多以紙筆置柩中我將訟之於天數日之內蔡州



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瀝酒而賀我矣言訖而逝過三日白晝風雨大作雲霧四塞雷霆霹靂聲振寰宇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經宿始霽則所墮之坑陷為一巨澤瀰漫水廣數里其水皆赤忽聞樞中作語曰訟已得理諸鬼皆夷滅無遺天府以吾正直命為太虛殿司法職任隆重不復再來人世矣其家祭而奠之音蠶之間如有靈焉勝本作勝晉左思蜀都賦景福所蠶之興作註如虫羣而多也又前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勝蠶布男註盛作也

### 修文舍人傳

夏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

震澤即太湖

博學多聞性氣

英邁幅巾

隱士之服也

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慷慨論



夏顏

三十一

事疊疊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甚薄日不暇給

常喟然長嘆曰夏顏汝修身謹行奈何不能潤其家

乎則又自解曰顏淵困於陋巷顏淵孔子弟子名回居陋巷一簞一瓢不

改其樂樂陋巷在兗州曲阜縣豈道義之不足也賈誼屈於長沙賈誼

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一歲中起太中大夫公卿多短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又為梁王太傅進治安策

豈文章之不賸也校尉封拜而李廣不侯李廣隴西人善騎射

從大將軍征匈奴無功竟不侯廣與望氣者王朔語曰諸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終無尺寸功得

封邑者何也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恨乎廣曰嘗殺降羌人百餘朔曰且不得侯者也唐詩曰李廣無功緣

數豈智勇之不逮也侏儒飽死而方朔苦飢東方朔字曼倩

平原人好詼諧嘗言於武帝豈才藝之不敏也蓋有

命焉不可幸而致吾知順受而已豈敢非理妄求哉



至正初客死潤州

今鎮江府

葬于北固山下友人有與之

契厚者忽遇之於途見顏驅高車擁大蓋戟冠曳珮如侯伯狀從者各執其物呵殿而隨護風彩揚揚非復往日投北而去友人不忍呼之一日早行復遇之於里門顏遽褰帷下車而施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與叙舊執手款語不異平生乃問之曰與君隔別未久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服冠帶如此之華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健羨之至顏曰吾今隸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下問何敢有隱但途路之次未暇備述如不相棄可於後夕會於甘露寺

在北固山吳甘露中所建故曰名

多景樓度得從容時



頃少叙間濶不知可乎望勿以幽冥為訝而負此誠約也友人許之告別而去是夕醵酒而往則顏已先在見其至喜甚迎謂曰故人真信士可謂死生之交矣乃言曰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今為修文舍人

晉書 蘇韶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下事答曰顏淵卜商今為修文郎與人間畧無有異

商舊職也卜商字子夏冥司用人選擢甚精必當其

才必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祿可致非若人間可

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充可以

虛名而躡取一試其君論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

間秉筆中書唐自唐以來改為丞相府蓋佐天子執大豈

政者也豈止兩魏之徒乎蕭何曹參佐漢高帝相繼為相丙吉魏相



佐宣帝史贊曰高平侯丙博陽侯魏高平侯漢之

有聲蕭封鄧侯曹平侯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賢相必提兵闢外者以唐曰上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韓信

之外將軍制之註郭門漢高帝時名將偉青崔去疾武帝時北館閣摛文者

征函奴有功衛封長平侯霍封冠軍侯館閣摛文者

青箱雜記夏英公文章有豈皆班楊董馬之輩乎尚

字孟堅安陵人撰前漢書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作太

亥經及法言董仲舒廣川人下帷三年不窺園漢武

帝時對天人策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武帝時為中

書令修史記劉向揚雄稱其文章有良史之才或曰

司馬相如郡邑牧養民者豈皆龍黃召杜之儔乎龔

字少卿平陽人武帝時渤海郡歲飢盜起以遂為太

守遂卑車至郡盜賊悉平民皆樂業黃霸字次公陽

夏人宣帝時為潁川太守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

名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其化大行吏民稱愛号

便之此室殷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台父後有杜母

三十一



其驥伏盐車而驚鳥一戲芻豢驥良馬也喻君子戰

太行白汗交流伯樂也之下車哭之解綾衣以幕下

乘也喻小入退之詩駘誠疑疑市者何其稠鳳凰

棲枳棘而鳴鳴戶庭羽虫三百六十鳳為之長雄

色其性非梧桐不宿非竹實不食黃帝召天老問鳳

象對曰鴻前麟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喙首

戴德頭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扶禮足履文尾擊武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喻賢者失位移

聲鳥也楚辭鳴鵲集於賢者槁項黃馘而死於下宋

曹商見莊子曰夫處陋巷窮閭槁項黃馘者商之所

不賢者此肩也并肩接跡而顯於世故治日常以亂日

常多正坐此也坐緣冥司則不然黜陟必明降曰黜陟



書舜典三考黜陟幽也明註陟明而黜幽也賞罰必公昔日負君之賊敗國

之臣受穹也高爵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

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窮途者晉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

途窮則必至此必蒙其福蓋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

痛哭而返此而莫逃矣遂引滿而飲連舉數觥僦欄觀眺口占

律詩二章吟贈友人曰

笑拍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渚禽呼一江流水三

更月兩崖青山六代都六代都今之南京應天府即古金陵吳東晉宋齊梁

陳皆都于此富貴不來吾老矣幽明無間子知乎傷人

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是坦途

滿身風露夜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瓦城邊人



翫月

鐵甕城在鎮江府吳縣權所築言其固也鬼門關外客還鄉鬼門在

交趾其南多瘴去者罕得生還李德裕貶崖州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

門功名不博詩千首博賭取物也杜牧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生苑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終夕據

藤床

吟訖搔首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左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

晉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其次立言僕在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

然而著成集錄不下數百卷作為文章將及千餘篇

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為之者奄忽以來家事零替內

無應門之童李密表云外無期功強近外絕知音之



士

劉向說苑伯牙鼓琴意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

復鼓琴以為無知音也盜賊之所攘竊攘亦虫鼠之

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為念

恤交為心捐季子之寶劍吳季札号延陵季子聘魯

以劍掛其墓樹而去付堯夫之麥舟仲淹寔夜話范

堯夫至姑蘇取麥舟五百斛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

淹曰何不以麥舟与之堯夫曰已付之矣用財於

當行施德於不報刻之桐梓梓樹類也陸佃云材莫

也傳於好事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

興言及此慚愧何勝友人許諾顏大喜捧觴拜獻以

致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



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汲  
古錄通玄志等書亟命工鏤版鬻之於肆以廣其傳  
顏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吉凶禍福皆前  
期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  
負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冥司最重此職得之  
甚難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與盡力所以  
汲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鏤版之恩爾人生會當有死  
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欣然許之遂  
處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

即今浙江  
紹興府

山水天



歷間卜居鑑湖

即鏡湖在紹興府任明達異記軒轅鑄鏡湖邊曰得名後漢順帝時會稽

太守築塘於北周回三百二十里李白詩鑑湖三百里荷蓄菰荷花

之濱誦千巖競秀

萬壑爭流之句

晉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答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願有三絕

將軍頭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

船竿槳通作櫓所以進船也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

盟鷗沙際

黃山谷詩曰或蘋洲狎鷺或柳花間鶯浴白鷗盟已寒

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

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樵翁畊叟漁童牧豎遇之

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

千秋觀現在會稽縣東北即唐賀知章宅現前有懷金賀亭李白贈賀知章詩勅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金

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



唱應答於洲渚之間

菱歌采菱歌蓮唱采蓮曲

令言卧舟中仰視

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雲掃跡一塵不起

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

宋之問唐高宗時人武后時有文才者名

為北門學士之問求之戶以之問有口過不許之問遂作明河篇

飄飄然有遺世獨

立羽化登仙之意

用蘇東坡赤壁賦一句白氏舟忽六帖道士飛昇謂之羽化

舟忽

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

令言莫測復更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

湛湛琪花瑶草生其中

孫綽天台賦琪樹璀璨而垂珠謝疊山詩粒鸞紫鳳琪花

苑瑶草不如銀海洋洋異數神魚泳其內焉鴉羣鳴

白榆亂植

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衆星也

令言度非人間

披衣而起見珠宮岌然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



出被冰綃之衣曳霜紉之帔帔帔也戴翠鳳步搖之冠

髻上加之步步而搖曰步搖即翠翹之類躡瓊紋九章之履九章山龍華蟲宗彝藻火

粉黛侍女二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玉環如意

以玉作如意猶今之骨朶子三国吳胡綜別傳時掘地得銅匣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形即

此類也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謂令言曰處士來

何遲令言拱而對曰僕晦跡江湖忘形魚鳥素乏誠

約又昧平生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

識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

德將有誠悃籍音藉借也卿傳之於世爾乃請令言登岨

邀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殿後

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之屏鋪玉華簾



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鉤掛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  
香繡二枚蘭麝之氣芬芳觸鼻請令言對席坐而語  
之曰卿識此地乎即人世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  
也此去塵間已八萬餘里矣令言離席而言曰下界  
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  
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授以  
何言願得詳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歛躬端肅而  
致辭曰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羣索  
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傳秋夕之期指作牽  
牛之配牽牛星名天官書牽牛在南斗建星之北甬  
雅河鼓謂之牽牛史正義自昔傳牽牛織女  
日相見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污辱之名開其源者齊



諧多詐之書鼓其波者齊諧齊人志惟之書也諧云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吾今被召楚俗不經之語荆楚記弟曰何事渡河暫諸牽牛也

乞巧人以絲線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傳會其說而乞巧有蠅子網於介上則以為得巧

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宗元字子厚唐順宗時人作乞巧文以厚唐順宗時人

拜者其文曰柳子夜故自外庭有設祠者蔬果交羅且拜且祈惟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

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

潛七夕之詠張文潛宋哲宗時人作七夕歌極言牛女歡會惜別之事其落句云猶勝姮娥

不嫁人夜夜強詞雄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所不

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

眼穿腸斷為牽牛唐宋邕謹詩起拋擲金梭織舊愁

桂樹三天烟漠漠銀河一帶水悠悠又曰莫言天上



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宋朱文公詩織女牽牛

言云有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五代楊朴

詩未會云云年年乞與人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

得心情送巧來唐羅隱詩月帳星河次第開似此者

不一而足製侮神靈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令言對曰鵲橋之會淮南子為鵲填河成橋渡織女

鵲為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博物志天上有海通近世

見宮中有織婦見不失期多齊人居海上者見年年入

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至蜀問君平曰某

歲時記張騫乘槎到天河見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

審其安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夔州志大



禹岷山導江神女后土靈仇之事唐高駘為淮南節度使或於妖人呂

用之術酷信之用之曰后土夫人有靈仇遣使借兵

馬并李荃所換太白陰經馴以葦席畫甲兵之狀建

用之燒於廟庭又以彩戲寫太白陰經置於神側又

塑綠衣少年謂之韋郎有人題詩云四海干戈尚未

寧謾勞淮海寫衣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

有灵一帯好雲侵鬢綠兩行冤曲拂眉青韋郎年少

探閑事案上湘靈冥會之詩湘灵堯女舜妃也唐李

休看太白經湘靈冥會之詩羣玉題黃陵廟云黃陵

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

是行雲秋色中二女娘見曰兒是娥皇女黃也二

後當與即君為雲雨之遊羣玉至海陽言於段成式

段戲曰是下是虞舜葬陽侯也又雲落友蕭劉潛夫

云古人叙奇遇之事猶乾之他人如元稹嘗言云

之張生至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羣玉黃陵廟云

故已名檢掃地矣沈括筆談二女當俱任妙之人

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幸已百歲矣後人詩

發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禮義之罪果有

人也黃陵廟今在岳州府蕭湘之尾洞庭之口

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憮然曰嫦娥者月宮之后

四十五



者地祇貴神大禹禹之功巫神實佐之而湘靈者

先女舜妃是皆賢聖之裔貞烈之倫為帝如世俗所

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居于少室山

輶自空而降一仙姑遇仙使者曰上元拒

泰山耳歲有仙騎名使者與俱來既至仰視

求偶仙妹乃命泰山主者釋之陟既進悔

事痛哭雲英之遇裴航唐裴航偶得真同

自答同舟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上京相會

去願隨鸞鶴入青冥答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

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後

藍橋渴見茅舍有老姬緝麻航揖之永棄姬呼曰雲

英擎一甌漿來飲之乃王液也姬曰欲娶此女但得

玉杵臼月餘得之姬曰豈有如此信士航夜窺之有

大第仙童侍女引航相見為婚後夫妻入玉峯洞中

餌絳雪瓊英之蘭香之嫁張碩兒啼聲視之三歲女

丹超為上仙



子漁父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真天人也忽有青童  
自空而來攜女而去臨去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  
也有過謫於人間其後降於洞庭君山張碩家碩修  
道者也授之以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仙去又神  
仙別錄張碩無子娶妾其妻妬無已蘭香曰此易治  
耳言卒而碩妻患瘡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蘭香曰  
此治妬瘡數日之間瘡損彩鸞之配文簫猛之文端  
而無妬心妾遂生數男

州有崇元規乃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彩鸞就學焉  
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中秋日到西  
山遊規見一姝歌詞脫俗詩云若能相伴陟仙岵應  
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瑤不怕雪霜寒  
竟許成婚而改鍾陵文簫貧不自給彩鸞寫孫回唐  
韻運筆如飛白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  
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往新興越情慾易生事跡難  
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峰巒而去

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  
天夜夜心李義山詩雲母屏風燭影深題峽之句曰  
一自高唐賦成後楚鄉雲雨盡堪疑李義山詩非閑宋玉有微事自



是襄王夢覺  
知一自云云

夫日月兩曜混淪之際開闢之初既已

具矣豈有羿妻之說竊藥之事而妄以孤眠孀宿侮

之乎雲者山川靈氣兩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玉之

賦輒指為房帷之樂璧言之衽席之歡慢天瀆神周禮

衽席註方氏曰別言之則坐者席卧者衽衽合言之則衽亦席也莊子達生篇人之所最畏者衽席之上註

衽卧衣也莫此為甚湘君夫人楚辭娥皇為湘君帝舜之

配陟方之目書陟方乃死註蓋已老矣李羣玉者果

何人歟敢以媼邪之詞溷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

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

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取明斥則天之惡

故假此以諷之爾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



少耽閑事

韋即名安道

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慾界諸

天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

陳后山詩話宋玉高唐賦蓋有

所識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宗之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慾界諸人當有配耦其無耦者則

無慾也如唐人記后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

至造述鄙猥

晉畢卓夜就隣甕盜飲為主人所縛明

教中自有樂地何

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至世悉為白之母令雲霄

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口之讒

家語孔子見羅者其

曰大雀不得何也答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可得大雀

從黃口者可得子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

則有網青蠅之玷也詩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

白使黑汗黑使白喻後人能變乱善惡也玷詩大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詩缺也



也王病令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誣今聽神

言知其偽矣然如張騫之棄槎張騫河內人漢武帝時使月支窮河源封

為博望侯列仙傳騫君平之辨石漢嚴遵字君平賣

百錢閉肆下簾列仙傳君平為王府仙官又福州志

有道人嘗見老叟同室歲餘告曰君乃漢嚴君平取

一書授將信然歟抑妄談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

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先生乃王府仙曹暫謫人

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可

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

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

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涵湧濤勢或曰水聲一飯之頃

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大星漸落雞三鳴而更五點



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藏之篋笥以待

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示焉慈嶺以西諸國通稱西域

賈胡胡之為賈者也唐書太宗曰撫翫移時改容言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

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

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葱葱

而起以塵掩之自然飛揚而去以為幄帳蚊蚋不敢

入以為衣被雨雪不能濡隆冬御之不必挾纊綿絮也

而燠盛夏張之不必乘風而涼其蚕蓋扶桑之葉所

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熾女機中之物乎君

何從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

不返後二十年有遇之於玉笥峰者玉笥山有二一在吉安府一在



長沙府在吉安者道書顏貌紅澤雙瞳湛然黃冠布

云此山肥美宜避兵

衮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

莊子逍遙遊篇列子馭風而行

嗣有五日

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即今陝西鞏昌府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

祐間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

晉秋壑賈似道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徒倚門

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詩邛崃綠兮衣兮綠

錢而正嬌微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源

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

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



君為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

宿甚相親昵也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情

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

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

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為巨室妾媵侍女也

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爾信之不疑罷

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

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忤昵

而不安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忤故數日不敢侍君之

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



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慘然曰

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蓋冥

數當然夙緣未盡爾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曰兒故

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

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閑堂名似道堂

延羽士塑已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

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煎茶得至後堂君時

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篋箱也以

以盛錢也乘暗投君君亦以瑇瑁脂盒為贈瑇瑁同脂盒

也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便後為同

輩所覺諛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



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是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奕教之奕盡傳其妙凡平日以棋稱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

莊子目擊而道存註  
日裁往意已達也

歷歷甚詳嘗言秋壑一

日倚樓閑望諸姬皆侍適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岫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聘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

舟之總名也

至都市貨之太學有



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鱗也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秦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遭遠竄又嘗齋雲水僧道也千人其數

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

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

覆其鉢於案而去衆悉力舉之不動啓於秋壑自往



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

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

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漳州今福建布政司木綿庵在府南

似道自建寧移謫循州時鄭虎臣押似道至此庵似道如廁拉殺之先是有人贈以詩云循州不似台州

好何不當又嘗有梢人也篙工泊舟蘓堤時方盛暑卧

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

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

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

日漁者張公獲一鰲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

禍作蓋物亦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

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安矣源曰汝之精氣



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  
曰三年爾源固未之信及期卧病不起源為之迎醫  
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  
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  
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  
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海枯海竭也呂洞賓詩大千世界俱更至石爛松枯  
經幾秋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文天祥詩出門一笑天地老此情不泯  
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于茲志願足  
矣請從此辭毋更以為念也言訖面壁而卧呼之不  
應矣源大傷慟為治棺櫬而斂之將葬恠其柩甚輕  
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爾珥珠在耳也乃虛葬于此山



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為僧終其身云

附錄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僑居烏鵲橋橋在蘇州

府東南隅古有烏鵲觀故名其隣則弘農即今陝西西安府楊氏

弟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裔浦城娶於商浦城

公即楊戴官至宣州推官工詩與虞集范淳齊名一時其孫女名采采與生中

表兄妹也中表異姓浦城已歿商氏尚存生少年氣

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采俱在童州詩總角州方註兩角貌說文州

束髮也音貫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采共



戲於庭為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采謂曰汝宜益  
加進脩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  
親永以為好也女父母樂聞此言即欲歸之而生嚴  
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竢他日生女因商氏  
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月夕家人會飲沾醉遂  
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樹垂蔭婆娑花方盛  
開月色團圓香氣穠馥生女私於其下語心焉是後  
女年稍長不復過宅每歲節伏臘僅以兄妹禮見於  
中堂而已閨閣深邃莫能致其情後一歲亭前桂花  
始開女以折花為名以碧瑤牋紙名書絕句二首令侍  
婢秀香持以授生囑生繼和詩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幾度風吹到綉房自恨人生不  
如樹朝朝腸斷屋西墻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殷勤種兩株願得他年如

此樹錦裁步障護明珠

晉石崇與王愷以奢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奉答付婢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猶有餘香在舊袍記得去年攜

手處秋香亭上月輪高

高裁翠柳隔芳園牢織金籠貯彩鴛忽有書來傳

好語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而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二詩失



喜欲狂但翹首企足以待結襦之期而已詩親結其

人之禕母戎女而為之施於結不計其他也女後以

多情致疾恐生不知其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吳綾

美好帕手巾題絕句于上令婢持以贈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裏頭眼波嬌溜滿東坡詩佳人

又光搖銀海眩生花道書以眼風流不與愁相約

為銀海故後人亦謂之秋波

生感嘆再三未及酬和適高郵張氏兵起三吳擾亂

蘓常湖三生父挈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

亂女家亦止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載吳元年

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奉母居錢塘故



址遣舊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

太原今隸山西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絕

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道達其情遂市剪綵花

二盞紫綿脂百餅荆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後人曰而貼首以為飾紫綿

脂即綿遣蒼頭賁往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以

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覘其情王氏亦金

陵巨室開綵帛鋪於市適女垂簾獨立見蒼頭趨起

行貌於門遽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即命之入

詢動靜顏色慘阻蒼頭以二物進女恠其無書具述

生意以告女吁嗟抑塞不能致辭以酒饌待之約其

明日再來叙話蒼頭如命而往女剪烏絲欄修簡遺



生曰

國史補宋毫間紙有織成界道謂之烏絲欄又異間集霍小玉取珠絡縫綃囊中出越婢烏絲

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生援筆立成

伏承來使具述前日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

朝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亡弱肉強食荐遭禍亂

十載于此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

逋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

詩終風且暴註終日

風也衛莊公狂暴夫人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北以終風

慮行露之沾濡

詩厭浥行

露註南國服文王之化不為強暴所汚者曰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行耳

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

鱗鴻即雁也漢書蘇武傳鴻即雁也

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上林得雁足徑行小諒則帛書言此等在京澤中乃還武等欲徑行小諒則

溝瀆莫知

論語憲問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諒小信也



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顧伶俜

貌

之弱質值

屯蹇之哀年

易蹇屯二卦俱險難未泰之義

往往對景闕情逢時

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為笑懽而岑寂之中不勝傷

感追思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佳音屬耳半衾

未煖幽夢難通一枕纔歌驚魂又散視容光之減

舊知憔悴之因郎

鶯鶯贈張生詩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小為苟人

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後會之無由嘆今生之虛度豈意

高明一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沱回餘光以反

照

烈女傳齊女徐吾者與隣婦合煇夜績吾貧而煇不屬隣婦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

常先去掃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

室之中益一人煇不為益明去一人煇不為益暗

何愛東壁餘光幸分之遂復與績傳燈錄採葑菲



之下體

詩米葑米菲無以下體註下體根也言米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

也記蘿葛之微蹤復致耀首之華膏唇之飾哀容

頓改厚惠何施雖荷恩私愈增慚愧而況邇來形

銷體削食減心煩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寄

兄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尚何矜恤之有焉倘

恩情未盡當結伉儷於來生續婚姻於後世爾臨

楮嗚咽悲不能禁復製五十六字上瀆清覽苟或

察其辭而恕其意使篋扇懷恩

漢班婕妤失寵作秋扇詩曰常恐秋

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扇中恩情中道絕

緣袍戀德則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詩云

好因緣是惡因緣

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弱蘭為驛卒女每日掃地陶悅



與狎曰與一詞名風光好詞云好回緣惡回緣只  
得舞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  
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李令開宴只怨干戈不  
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故

怨天兩世玉簫猶再合何時金鏡得重圓彩鸞舞  
後腸空斷青雀飛來信不傳安得神靈如倩女芳  
魂容易到君邊

生得書雖無復致望猶和其韻以自建云

秋香亭上舊日緣長記中秋半夜天鴛枕沁紅粧

淚濕鳳衫凝碧唾花圓

漢趙飛燕外傳云后與其妹婕妤好坐后誤唾婕妤袖

婕妤曰姊唾染人紺碧玉似石上花故今尚斷絃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為石華廣袖斷絃

無復鸞膠續舊盒空勞蝶使傳惟有當時端正月

清光能照兩人邊



併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寢食俱廢者累日蓋  
終不能忘情焉甫生之友山陽瞿佑備知其詳既以  
理論之復製滿庭芳一闕以著其事詞曰滿庭芳

月老難憑

杜陵韋固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旦往

堦下向月

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之老人曰此

非人間書

乃幽冥之書凡幽吏皆管人生之事固

曰然則君

何主曰管天下之婚固願早娶老人曰

君婦僅三

歲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

赤繩耳以

系夫妻之足雖仇敵之家貴賤相殊吳

楚異鄉終

不可違固娶王泰女年果十七宋城宰

聞之題其

店星期日御溝紅葉堪燒

辛勤動玉

唐僖宗宮女韓氏於紅葉題詩云流水

何太急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好去

到人間放

御溝中有士人于祐拾得就題一葉云

曾聞葉上

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泛溝逆流韓

氏拾得後

帝放入時祐記韓泳門館泳以韓氏有

同姓之親

乃嫁祐各示所得葉韓江曰事豈偶然



莫非前定冰開宴云今日可謝媒韓氏笑答曰一  
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

友方知紅媒擬弄鳳凰簫可惜國香無主零落盡露

葉烟條尋春晚後黃山谷在荊州見吟家女子絕美

意其數聯曰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

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山谷之意高綠陰青

子鵲鳩已無聊鳴鵲鳩一名鵲一名博勞詩曰七月

恐鵲鳩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註其言惡註

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聊賴也漢書無俚於口

註無聊之意○藍橋雖不遠世無磨勒誰盜紅綃唐

曆中有崔生者家有崑崙奴曰磨勒生之父友勳

臣一品者家有美妓名紅綃生見之寢食俱廢但

吟詩曰誤到蓬萊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

半掩深宮月應照瓊樓雪艷愁磨勒曰何不報老

奴為郎君必能成之生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

是夜踰十重垣負姬而出匿之後二年一品知之



命甲士使擒磨勒勒飛出帳歡蹤永隔離恨難消  
高垣疾如鷹隼不知所向

回首秋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還他未

了

佛氏宿世情緣為債腸斷可憐宵

仍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

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無窮仗義者聞之則茅山藥

成

唐王仙客之舅劉震有女曰無效其父約婚後曰姚令言之亂震授偽官處枉刑無效沒入掖庭仙

客

適過劉家蒼頭塞鴻傳信於無效報書云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往求之仙客造謁所願必致之古生

曰

君意將有求焉感君之恩終身報效仙客以宗告古生曰茅山道士有藥術服之則立苑三日却活使

人

求得一九令無效舊婢作中使賜此藥令自盡古生贖其屍乃至心頭灌湯乃甦故鄉為夫婦二十

年俠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

剪燈新話下終







